

白空格

雙手沾染著花朵香，記憶隨著淚湧上心頭。

外婆的墓上，每年我都會放上兩朵玉蘭花，用鐵絲線串成的，最清香而潔白樸質的玉蘭花……

放飛記憶的鳥兒停駐於那張幼時家庭問卷調查的白紙上，我歪著頭試著完成人生第一份問卷，盡力用最工整的字體一筆一畫填著，在外婆扶養下長大的我，一向習慣將作業做完，外婆回來天時常已蒙上一層黑，我一聽到開門聲便衝向門口，她笑著簽完我攤開好的聯絡簿，便會摸摸我的頭輕輕稱讚我很乖巧。也許是家庭背景吧，問卷多了好幾個和同學不同的答案，在隔代教養那格打個勾，再在單親那格打個勾，在低收入戶打個勾，打勾這件事難不倒剛上小學的我，但填寫的部分有那麼一格我始終不知道如何下筆——「家長職業」。

從小，我常和外婆坐在家裡的塌塌米上，將剛進貨的白花兩朵兩朵串在一起，外婆常說，鐵絲是人的緣分，把花和花串再一起，也把人和人的心串再一起，有緣的人便會將花帶走，串完花後輕輕浸在水中，中午過後外婆會帶著一整籃子的白花出去，到晚上才回來。有時她會將剩下的花煮成湯，喝起來清香可口，她總說花美味又能治病。很難將外婆的職業定位，她也未曾和我說，我也從未想過職業的問題，外婆是開花店嗎？還是做代工的？

筆墨在問卷上暈開了一圈漸層，驚覺自己發呆那麼久，不要寫好了。

在問卷上留下了唯一的白空格。

一天，原本晴朗的藍天被灰雲遮住了半邊，好似有甚麼事情蓄勢待發。對於前幾週交的問卷早已忘懷的我，一如往常收好書包往學校步去，然而，早晨原本雀躍的步伐卻在老師的問句中緩了下來。

「你的家長的職業怎麼沒寫呢？」「不好意思……老師，我問問看。」我趕緊拿起電話，播下家裡號碼，我知道外婆早上都不會出門的。

「乖孫怎麼啦，學校還好嗎？」「外婆，你的職業是甚麼啊，學校問卷要填所以……」電話那邊停頓了幾秒「職業喔？嗯，寫小販好了。」

我猶豫了一下，提筆，當我正要在白空格寫下「小販」時，

「老師她說謊，我媽媽說她外婆是賣玉蘭花的。」一個家住我附近的同學大聲說著。時間往如凍結了，幾秒後又如擊碎冰磚般爆出陣陣喧嘩，教室一片吵雜，有些人露出難以置信的眼神，有些人投來同情的眼光，還有些人放低聲音和旁邊的人咬耳朵，不時抿嘴偷笑，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視線都望向我。慌張的老

師試圖緩和秩序，但喧鬧聲就如在寧靜的片刻斷了線後，就再也收不回來。

我獨自站著，身體不由自主的顫抖，用盡全身的力量想壓住眼淚，手中緊握著家長職位缺席的問卷，握緊，再握緊。周圍的討論聲彷彿模糊起來，只剩我腦海中無助的吶喊，心底有萬根針刺痛，這是我外婆職業的真實答案嗎？想要辯解，我開口卻說不出話來。

我再也不要在那白空格填上答案。

那一天起，我眼中玉蘭花的白成了毫無血色的蒼白，聞到玉蘭花香便想起那問卷上的白空格。連續好幾週，我不願整理玉蘭花，不想承認家裡推滿的白花，也不再到門口迎接外婆，上學前我用力洗刷身體，用最香的沐浴乳想掩蓋玉蘭花的味道。被恐懼的牢包圍，我害怕同學們異樣的眼神，害怕上學面臨的尷尬場景，我開始逃避，學會用「你不會懂」敷衍外婆的關切，用冷淡刺傷她真誠的心，不斷封閉自己，我在傷口中沉浮，怪罪一切的不公平，最可怕的是陷於我自卑到無可救藥的的心。

直到一通電話將我帶到了醫院的病房，我才知道甚麼叫刻骨銘心的痛。

外婆躺在病床上，旁邊卻裝著一籃散亂的玉蘭花，醫生告訴我外婆賣花賣累了，可能因為天氣冷暈在街上。才發現自己好久好久沒仔細看過外婆，她睡得很沉，像將她一生得疲憊都睡了似的，想必她好一陣子沒好好睡過一覺。病床旁邊放著「買玉蘭花，幫助孫女長大」的板子，鼻子一酸，我輕撫著板子上那熟悉的字跡，那麼晚了她是想要把花賣完嗎？如果沒有我，也許她就不必日日賣花，也許就不用在冷風中奔走，一分一分錢賺著只為扛起整個家，她一心一意為我，我卻因為她的職業躲在陰影中。我趴在她身旁，淚水浸濕了病床床單，隨手拾起籃子中的玉蘭花，拿著鐵絲繫串著，我們的心其實一直是繫在一起的是吧？

外婆睜開了眼，揚起微笑問我：「乖孫，妳看外婆我又睡著了，真是的。對了，今天聯絡簿簽了沒？還是餓了？等下外婆給你煮玉蘭花湯。」我也笑了但眼眶濕濕的，之後的對話就像晨曦一樣，溫暖而和煦。或許我的家世背景不如別人富足，但倒也平凡幸福，或許我對父母的記憶很模糊，但我有外婆在風雨中為我撐起的大傘。賣玉蘭花，不搶也不偷，有甚麼好異樣的？外婆一直不願告訴我她的職業，一個人默默去賣花，是不是因為怕我會覺得丟臉？不，外婆揹著籃子在街上賣玉蘭花的身影，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偉大的職業。

病床是白的，問卷紙是白的，玉蘭花也是白的，但那白在我眼前柔和下來，攤開滿是皺褶的家庭問卷，

透著淚光，我驕傲的翻到家長職業那格，用大大的字填上。

有人說玉蘭花的花語是不渝的美好，幾年後外婆離開我了，但玉蘭花香沒有離開過，就像她還在我身邊一樣。

一滴淚落在白色花瓣上，望著外婆墓上的玉蘭花，原來回憶也是種夢，讓人困在記憶砌成的堡壘難以自拔。

附近傳來玉蘭花香，
我笑了，走向對街賣玉蘭花的小販，
「不好意思，我要一串玉蘭花。」
鐵絲串起玉蘭花、圈起了我曩昔回憶的線……

陣陣花香，填滿我心底充滿溫度的白空格。